

度予亭集新編

張文郁等 著

張紹棟 編纂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明總憲張文郁侍郎公遺像



天台縣張文郁文化研究會
成立大會及籌備會照片



故居之度予亭



故居華光巷正門



度予亭院內實景，照片中老人為侍郎公十三代孫女張桂香，現年九十九歲。



故居之小道地



省重點文物保護保護牌



度予亭及院牆花窗



度予亭花木岩石雕一瞥



故居之光即門外門



故居之三逸閣原貌



故居之光即門內門



故居之來紫樓



度予亭石柱上楹聯



故居之養真樓原貌



故居之假山



清風來故人匾額



假山小院之花窗



幽人清趣匾額



侍郎公建造的華光廟重建落成開光



侍郎公後人聚居地之大司空巷



呆庵公的書法
(天台縣博物館珍藏)



醉臥度予亭
(竹溪周彭)



字畫屏風 (張士端作)



侍郎公後人聚居地之桐柏里畚



侍郎公後人聚居地之寶相



茅園張文郁童年生活過的道地



寶相村張文郁晚年生活過的院子



天台茅園張氏三逸門風源遠流長（代序）

張德中〔一〕

今年中秋節前，我收到紹棟同志寄來的三本書，《張文郁侍郎公集》、《度予亭集新編》（打印稿）和《天台張文郁文化研究文集》。他在信裏說：第二本書是他編纂的新書，想請我寫篇序，並希望能在年底前完稿。對此，我義不容辭，應該盡力而為。我是地道茅園人，父輩分家後，我們租住在城裏華光巷十三號院子內，與張文郁舊居隔牆相鄰，出大門就是華光廟，我家後門就是通向度予亭的小路。這兩處是我和兒時小伙伴们課餘嬉戲的地方。高高祖張文郁侍郎公是我仰慕的大官、好官，常常引以為榮，我認識僅止於此，我要把這次寫序作為尋根的好機會。於是，我集中精力閱讀這沉甸甸的三本書。轉眼到了十一月初，總算看完一遍，開始構思，準備動筆。十一月十四日，紹棟同志專程來滬看望我，帶來他為《度予亭集新編》寫的「序」和「跋」，這可是「及時雨」呀！

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遠祖張文郁太素公「已仕而逸」，子元聲九夏公「將仕而逸」，孫亨梧菊人

〔一〕張德中（一九二九—），浙江天台人，張文郁三弟張文邵公（字子岐，號胥字）第十二世孫。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從事教育工作四十餘年。歷任浙江省天台初級師範學校校長、天台中學副校長（主持工作）、杭州大學外語系副主任、杭州大學外事處處長、華東師範大學外語教學部主任、英語語文學教授等職，兼任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首屆理事、中國國際人才交流與開發研究會首屆理事，是浙江省天台中學、天台山文化研究會和上海市振興天台聯誼會顧問。著有《一得集》等書，發表《論美國的「寒山熱」》、《珠聯璧合的《山間馬道鋪路石與寒山詩集》》、《一本名為《寒山》的美國暢銷書》、《赤松《寒山詩》述譯》、《一本別開生面的美國《寒山詩》——解讀斯塔姆布勒《邂逅寒山》》、《寒山與斯奈德禪詩賞析》等論文。

公「未仕而逸」，祖孫三代皆入清不仕，高風亮節，爲人所欽敬，故有「天台張氏三逸」之名。在閱讀中，我瞭解了許多史實和掌故，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遠祖太素公的家訓和隨之而來的三逸門風。我國自古重視教育，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南北朝時北齊文學家、教育家顏之推撰寫《顏氏家訓》，開家庭教育之先河，令人耳目一新。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爭相仿效，影響世道人心的家訓傑作代有所出。我認爲太素公的家訓高尚嚴謹，細緻入微，頗具特色，與之相比，毫不遜色。太素公立有「六論直解」：一、孝敬父母。二、尊敬長上。三、和睦鄉里。四、教訓子孫。五、各安生理。六、無作非爲。每條下都有詳細說明。他的「勸族長教訓子孫」一文長達八百餘言，「理家法言」七十八句。另有「箴言二則」，前一則爲：「吾看吾台城與鄉，都從心上決興亡。存心積德多悠久，培以詩書禮義長。更見機謀用不得，幾遭橫禍慘非常。兒孫牢把吾言記，休犯天條學稚狂。」後一則爲訓誡子孫莫懶散過日，蹉跎時光。不但如此，太素公還對兒子元聲九夏公、孫亨梧菊人公進行詩教。

詩曰：

與三兒元聲：「教子書香求世德，養親壽豈笑斑衣。古琴靜裏調清韻，好鳥枝頭和息機。」

題三兒元聲扇頭：「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靜裏誦四箴，閑來琴一曲。」

與孫亨梧：「關好心腸讀好書，濟人利物日唏噓。聞雞起舞燈窗下，坐待扶桑照我廬。」

題孫亨梧扇頭：「丹心思浴日，只手志擎天。不學終無術，殷勤問聖賢。」

太素公愛護兒孫的親情躍然紙上，感人至深。

九夏公著有《度予亭草》、《桐柏草》、《養疴吟》和《兵燹拾餘》，獲得時人高度評價。《養疴吟燼餘》是九夏公晚年的深到之作，內有兩首關於清明的詩。

《清明以病不得拜先塋》：「先人丘壟傍仙源，火冷清明省墓門。却恨養疴玄鳥月，空懷展禮白雲村。松楸日長哀抔土，雨露春深帶淚痕。翹首不堪聽杜宇，蕭蕭鼓角欲黃昏。」

《清明》：「三度清明未謁坟，躊躇西望淚紛紛。頻繁爨下堪供祀，俎豆筵前憶薦葷。石馬風嘶寒隴樹，杜鵑血濺染山雲。仙源共說春仍好，予獨傷心不忍聞。」

詩人對先祖深深的思念和愧疚之情令人感動。

菊人公立有家訓《八反歌》，選其二則：

一、「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或開口，便說多閑管。非閑管，心挂牽，皓首高年多諳練。勸君須聽老人言，莫教乳口爭長短。」

二、「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子明，誰識高堂愛子心。勸君漫言兒曹孝，兒曹樣子在君身。」

娓娓道來，潤物細無聲。

菊人公著有《感物吟》、《省身篇》、《宛鳴草》、《瓊臺草》等，不下數十萬言。《感物吟》凡五卷，詩八十一首，掌故、傳說、引證等等無數，洋洋大觀，堪稱一絕。其內容大抵緣情賦物，以禽魚草木之微寫君父友朋之大，不假造作，引人入勝。

天台茅園張氏自侍郎公始，至今已傳承十六世。張氏家訓代代相傳，蔚然成風，培育了衆多優秀人才，爲家族爭光，爲社會造福。《度予亭集新編卷後編》中錄有五十多位太素公裔孫，他們在政治、教育、書畫、科技等等領域各有成就，他們都是努力踐行家訓，弘揚門風的代表。這裏我想舉兩位來說說。一位是張燮道玉坡公（一八六四—一九四七）。他編輯出版了《度予亭三逸遺集》，重印了《感物吟》，成績斐然。他在《五十初度言懷》中寫道：「短鬢蓬鬆已艾年，壯心既了俗仍牽。分陰足惜嗟

駒隙，幻夢方酣醉蝶眠。無過敢云希孔聖，知非且自愧蘧賢。何時尋得清閑境，携杖登高晤老禪。」詩的意境高超，娓娓動聽，似在向祖先彙報。另一位是本書的編纂者張紹棟同志。他事業有成，創業有色；晚年傾心張文郁文化研究，牽頭籌辦成立「天台張文郁文化研究會」，並任首屆會長。重編出版《度予亭三逸遺集》，編纂出版《張文郁侍郎公集》，他編纂的《度予亭集新編》又將於明年初問世，成果纍纍，對於天台張文郁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此可見，天台茅園張氏三逸門風顯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它是天台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將伴隨天台的母親河始豐溪，川流不息，匯入東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於上海

序

張紹棟

天台茅園張氏以宋理宗時，別駕廉齋公張厚博學洽聞，政績彪炳，雅慕台山之勝，遂棄職携家自東陽（今磐安尖山鎮新宅）遷來天台卜居杏莊，迄明成化四年爲祝融所災。廉齋公四傳至質庵公出四子：長伯軒公，次伯祥公以人才薦就東光縣主簿，三伯敬公徙西郊，四伯誠公徙南山。獨伯軒公派下二支，希元公赴北從軍，希聖公傳至八世祖若頃公因娶城南裘氏，依親而家茅園，尊伯軒公爲茅園派祖。至十二世祖太素公，士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父、祖均贈右都御史，是爲三代總憲，家聲大振，遂成台邑望族。後太素公及後裔遷居城內杏莊度予亭及桃源寶相和桐柏里岙。天台茅園張氏歷二十八代，七百六十年，除天台外，還散布全國，乃至海外，人口過萬。祖輩崇尚耕讀，孝友傳家，或考取功名，報效國家；或不事新朝，高風亮節；或著書立說，是爲大儒；或爲人師長，教書育人；或恪守孝道，尊長扶幼；或友好鄉鄰，樂善好施。在家譜、天台縣志和台郡府志中多有記載。英聲蜚杏苑，偉績著薇垣。

度予亭人氏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足迹，康熙《天台縣志·人物志·仕績》簡要概括了張文郁侍郎公的一生業績，他「以進士授工部主事，督工三殿告成，累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添注工部左侍郎。懷宗初，督修德、慶二陵，工竣致政歸。念邑人苦夫馬力，言當事立三差法。彭邑令欲更之，訐聞於朝，幾至不測不恤也。丙戌，方兵逼過台，文郁傾家犒士，多方調度，全活邑民數萬。邑令劉以政

猛激民變，總戎聞變振旅，合城驚遁。適督巖王、郡守陳游石梁，文郁力請至縣，陳激變故，飛檄止兵，一邑帖然。善事難以枚舉，台人德甚，存《十德錄》，具呈道府建祠，批縣舉行，力辭乃止。負經濟材，謙和制行，忠孝訓後，從不以私於當道。」

當太素公督理三殿兩陵，其間身所不及爲者，皆由其長子張元心若嬰公代任，經營畫策之下，以致功業爛然，朝廷論才蔭授都督府都事。他尤重聲氣，廣交游，凡四方名宿、騷人墨客來台者，無不造公之庭以求識荆，車馬填門，謁無不見，見無不留。居朝右者與論經國壯猷，工詞翰者更相唱和白雪，登山玩水者即與品題天下名區勝概，流連而不忍去。客去則高卧度子亭，覽經史以與往哲友。一日過太湖遇拐者，衣冠整肅，僕從隨行，僞託同舟，竊金以去，公知而不究，拐自行里許，幡然感悟，返而還金，曰：「君以禮遇我，至誠待我，翩翩佳公子也！我何忍爲此小人行乎！今而後吾知改過矣！」又嘗有綠林數輩私窺躡公後，寓主知而相告以若輩皆是匪類，當密爲提防，或得武藝者翼之，可無慮。公笑謝，遂挾所帶弓矢，樹一枚小竿於百步之外，張弓連中三矢，若輩乃駭然驚散。論者謂：「公經文緯武，孝親友弟，工書及詩，惜天奪以年，未獲竟其偉抱也。」

在明朝鼎革之際，侍郎公在魯王監國時起爲兵部尚書、太子太師，既敗，乃退居桃源不復出，終身未嘗北面坐，寧爲明朝遺民，不去清朝爲官。其子張元聲九夏公以南都恩拔已被任命爲雲南刑部主事，由於形勢的急劇變化，未及小試其才，歸而杜門，日以吟咏爲事，再不去新朝任職。其孫張亨梧菊人公聞甲申之變，年纔十二，避亂桐柏，即抱夷、齊石像大哭，決心繼承祖、父志，終身不考功名。祖孫三代，父逸而子，子逸而孫，一逸於已仕，一逸於將仕，一逸於未仕，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古今中外並不多見，傳下「天台張氏三逸」的美名並廣爲後人稱頌。張亨梧菊人公還與徐確庵、朱覺庵並稱天台三高士，有《天台三高士遺集》傳世。

自都憲公之後，品服相承連綿不絕。雍正年間，侍郎公五世孫張正吉以舉人先後檄赴湖北隕陽、應城、羅田、蘄水四邑爲知縣，所至之邑，捐俸立義學，置育嬰堂，行保甲法，立法首嚴吏胥奸蠹，民輸糧給，吏不得索一錢。又取疑難獄，日斷一二事，民驚以爲神，不數月政簡刑清，盜賊屏息。天旱時，步禱諸山龍潭，流汗行烈日中不張蓋，隨得甘澍，大雨沾足，民呼「張公雨」。隕陽、應城二縣民因立碑於長江埠，曰：「澤被三邑。」離任時，民扶老携幼，遮道垂淚扳留至四五十里。終因勞累過度卒於蘄水官舍，年僅五十一，民號哭，市爲之罷。輿櫬歸里，宦囊蕭然，惟存萬民衣、萬民傘、德政詩諸物，「清白吏」、「父母官」，其公之謂歟？

張亨鎮少岳公生平孝友成性，識見高明，繼母楊太安人青年未育，孳孳孀居，公服勞承歡事之極謹。兩弟雖殊母，延師課讀，待之無異同胞。後析產分居，公反自取其敝簷。亨梧菊人公至性敦篤，太素公暮年在堂，左右承意，至執大父之喪，哀毀倍諸孫；妣太安人謝氏有恙，延醫走禱，蔑不至日夕祝天，祈以身代；父九夏公晚年病目，輒以口代筆，曲承父志，手錄成編，自相唱和，訂其帖曰《鳴鶴集》；母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旬；友於兄弟，內外無閑言。張利璜熊卜公性孝友洒落，兩大人暮年在堂，備物盡志，曲體無遺；與異母弟雲亭公，友愛尤篤，自其少時，寸衣纖食，必呼弟與俱，否則勿以衣勿以食也；厥產維均，絲毫無所豐嗇，甘苦同之，休戚共之，所云孔梨姜被曷足多焉。張正禧學藝公生有至性，甫弱冠，祖、父、伯、叔俱亡，王母守志在堂，公事之惟謹，卧榻必在親側，一飲一食悉躬奉之；王母病革，公扶持眠起，不解衣帶者兩月餘；及卒，慟哭失聲，喪祭盡禮，其孝思純篤如此。初公父謝世時次弟恕庵公甫十二歲，三弟景魚公才五齡耳，公課讀惟嚴，每出就傅所需食用親行饋送，書齋床褥時往清塵，嘗語二弟曰：「讀書是天下第一件事，爾曹務須努力，家中即有不測，予受其禍，不干汝事也。」又曰：「我督爾曹讀書以承先志，若不力學，豈惟負我，亦負予先人耳！」弟因發憤，

遂得成名。張高義弼庵公祖母一夕中風卒，公苦塊泣血，哀毀骨立，既而曰：「我執數卷書，不獲盡養，悔恨何及。」由是絕意進取，身肩家政，勿復勞邁父心，因作養室數楹，題曰：「趣園」，廣植花木，日邀父執彈琴酌酒，品畫聯吟，以頤養天年。越數年，父棄養歸道山，而諸兄又先後淪亡，公痛手足摧殘，尤念諸侄年少，凡侄家内外事，一身總理，約束甚嚴。課督諸侄，稍出範圍，即跪責不少恕。

度予亭人氏中多樂善好施者。侍郎公長子張元心若嬰公生平慷慨好施與，貧乏者周之，困厄者扶之，人以重大相託，慨然一諾，鼎力周旋；間有報謝以金者，堅辭不受。若嬰公冢子張亨鎮少岳公凡有司蒞台，無不推重，有大疑難事，必取裁於公。歲甲寅，仙居難婦被掠，啼號震天，公罄所藏代贖，俾夫婦復得完聚。若嬰公仲子張亨鉞虔侯公，生平慷慨負大志，不屑作求田問舍想，有急難者援之，有匱乏者賑之。五世孫張利琪雲亭公，嘗曰：「與其有譽於身，孰若無累於其身！與其有利於時，孰若垂裕於後人！」乃師岐黃，製藥餌，利濟無窮，里巷中望之若慈父母焉。六世孫張仁涕心齋公爲人豪爽慈祥，人或非意相干，輒婉言却解，家雖殷實，未嘗以富驕人，親戚故舊見有貧乏者周給之，紛爭者排解之，吉凶不能備禮者則出資以助之。張仁憲述古公，爲人好義慷慨，一逢凶年民鮮粒食，目睹鳩形鵠面情狀，於心慘然，出己粟以賑外，復議合邑東西設廠分賑，存活者以萬計。弼庵公恭己待人，恤苦憐貧，治家勤儉，守而能創，不受義外一錢；遇邑有善舉，輒不惜罄藏，爲衆人先。歲庚寅，邑奇荒，先君憫焉，集同志數人，慨然倡捐，減價平糶，邑民全活，縣主上其事郡守，河東劉公贈「施濟爲懷」四字，爲公褒美。張蘭祥秀齋公家僅中人產乃能慷慨好義，先是文廟兩廡傾圮，先生倡義舉捐重資，復勸捐以督理乃事，且嘗獨力葺修魁星閣。若夫諳鍼灸療貧病，贈藥餌以濟窮民；糾同儕捨義棺，瘞路屍以澤枯骨，舉凡周恤三黨，惠顧四鄰，各隨願力之所能，殆期於有濟而止，揆諸傾舟贈乏，指困貸貧之風亦無多讓，以斯美舉悉心行之，無德色，亦無倦容。張茂林崇山公淡功名之念，留心醫理岐黃之術，愈久愈